

## 【all郊】献给殷郊的一朵玫瑰花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45236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452362>.

Rating:	<a href="#">Not Rated</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all郊</a> , <a href="#">发郊</a> , <a href="#">彪郊</a> , <a href="#">戡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Character:	<a href="#">殷郊</a> , <a href="#">崇应彪</a> , <a href="#">姬发</a> , <a href="#">杨戩</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1-08 Words: 7,964 Chapters: 1/1

## 【all郊】献给殷郊的一朵玫瑰花

by [junshanyue1010](#)

### Summary

致敬福克纳《A Rose for Emily》

时代的变卦，孤单的我一个人，问天也毋捌。

有发郊/戡郊/彪郊，主彪郊，郊性转，阴暗疯批预警

殷郊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殷郊小姐约莫已经七十了，这样称呼她是近来流行的洋人那边的叫法，因为她终生未婚。

参加葬礼的人一部分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时代阖然长逝，大多数则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房子的内部。除了她家一个又聋又哑的老长工以外，已经十几年的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栋房子了。

那是一栋在镇上矗立了上百年的双层洋房，坐落在当年最考究的一条街道上。一百年过去，从前漆成米黄色的墙皮剥落大半，露出发霉的墙体，以往气派的红瓦尖顶被风吹雨淋成惨淡的颜色，偶尔还掉下瓦片来，平时行人走路怕被砸到，都不敢靠近。房子原本圈起来个阔气的独院，如今早就分不清和路边野草的界限，铁栅栏横七八落倒在芜秽里，锈得连收废品的都不捡。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赖在这里妨碍新时代建设。委员会多次决定要拆，每每上门劝说连殷郊小姐的面都见不到，就被那老长工挥着铁锹赶走，最后便不了了之了。这几年镇上的旧房屋一批批推倒，新楼房一排排起来，又规划了街道、小区，整齐划一，就剩殷郊小姐的破烂老洋房，这座摇摇欲坠的旧时代纪念碑，犹突兀地插在崭新、昂扬的小镇上。

殷郊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一个神秘的象征。她本人鲜少露面，偶尔出现也沉默寡言，但有关她的传言与轶闻，几十年来从未断过。

殷郊小姐是二十年代生人，祖上曾是我们这一带的豪绅，传到她父亲这辈已经没落，但仍旧有着镇上半条街的铺子和乡下几十亩地。殷郊小姐是这样有头脸的人家里养起来的闺

秀，举手投足把规矩刻进了骨子，连头几年街上遇到她，已经那般老迈且落魄了，仍能感到气度超群。据说殷郊小姐年轻时还十分的美丽，一般人见了都会惊叹，但不敢觊觎，出身与她相配的十里八乡的地主家少爷们，踏破了门槛上门提亲，全被她父亲拒绝了。

她父亲知道女儿是个尤物，盘算着想把她嫁到城里去，去做富商、军官的太太，无所谓大的小的，只要换殷家回到祖上的荣华。但他只有这一个女儿，一次机会，所以藏了她十几年，小心谋划，务必能使一击即中，一飞冲天。殷郊小姐不敢违拗她的父亲，她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走了，她的死活全捏在她父亲手里，看不顺眼，就拎着打一顿。镇上不少老人说过当年路过他们家时，经常能听到有年轻女子的哭喊哀叫和棍棒的敲打声。有一位与殷郊小姐同龄的老太太，说她当姑娘时想过和这位美丽的小姐交朋友，那天下午是殷郊小姐亲自开的门，温温柔柔地问候她，她很惊喜，刚想开口，就看见殷郊小姐的父亲立着把铁锹站在她身后，皮笑肉不笑，眼神阴恻恻地，几乎把夕阳的光线吞噬，当时还是小姑娘的老太太吓得不敢，赶紧跑了从此再不敢来。

殷郊小姐像个木头人，任她父亲摆布，由着那些有权有势人家的姨婆上门相看，可心里终究是不愿意的，因为她有个青梅竹马。那人是镇上粮店老板的二儿子，姓姬，这家人四几年就全都陆续过世了，镇上还记得他们家的人没几个了。传闻是这姬家老二生得一表人才，跟殷郊小姐站一起简直金童玉女下凡，可以确定他两人交情匪浅，但不知道到没到私定终身的地步。总之这样一对璧人，被殷郊小姐的父亲棒打了鸳鸯，两人在街上散步时被她父亲看见，当街扇了她几个耳光，骂她臭不要脸，有辱门庭，随后把她拖回家打得半死。那姬家老二心灰意冷，隔天就收拾了行装，带着他家老仆人的小儿子，姓吕的，跟他一般大，去投了军，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抗战赢了没多久，那吕姓小仆连滚带爬地回了镇上，身上军装破烂得像抹布挂在身上，连番号都看不清了——也不知道是跟着八路还是跟着白狗子打，夏天爱坐在柳树根底下摇着蒲扇纳凉讲故事的老大爷们是这么说的。吕姓小仆似乎被鬼子抓住下药折磨过，变得又聋又哑，他也不会写字，谁也问不出他到底怎么回事。人们想着好歹是杀过鬼子的人，不能让他下半辈子没了依靠，寻思帮忙找个活计，他却一扭头去了殷家，一分工钱不要干起了长工，一待就是四十多年。

十几年后街坊邻居再谈起这桩旧事，有人就说那姬家老二早在外头做了孤魂野鬼，要真是战死沙场，怎么能这么多年也没个讣告传回来？跟去这小仆估计也是逃兵，要不怎么不见上头来慰问？又有人猜测说，指不定人家是改头换面在外头升官发财了，当时不是很多地下党都得换身份嘛，反正他老子兄弟都死光了，假身份混得好接着混呗，咱这破地方有什么好挂念。

不论怎么说，殷郊小姐的父亲没有等到让她攀上高枝那一天，自己先被清算了。解放后，殷家的田产铺子被没收，他作为我们镇上第一等的豪绅头子，更是重点改造对象。他接受不了，疯了，在自己房间放火想把全家烧得干干净净，所幸被发现的早，大火没来得及在他屋外蔓延开，可他本人已经躺在床上烧死了。不知道殷郊小姐为不为她父亲的死伤心，镇上的居民倒是挺替她高兴，但很多人也不是为她，单身汉们觉得没了她父亲的严防死守，他们终于有了机会讨得这样的美人做媳妇。

那房子本来也是要充公的，都商量好了，当镇政府正合适，当时的镇长是个老党员，听说以后摇摇头叹了口气，说算了吧，一个孤女，一辈子没怎么踏出过门，可怜呐。一个老房子而已，何必呢？于是殷郊小姐得以留在那栋老洋房里，继续足不出户。镇上响应中央开展妇女运动，号召妇女参加劳动生产，妇女组织一合计，只有殷郊小姐总是闷在家里不事生产可不行，便上门劝说，因她识文断字，请她去夜校当老师，这样能领工资养活自己。却被殷郊小姐一口拒绝，几次疏导无果，甚至她们再来时直接被锁在门外。镇上的领导不信邪，轮番上阵，结果怎么样都没用，全部铩羽而归，生产建设紧锣密鼓的进行着，谁也不能把精力都耗在她一个人身上，渐渐的就没人管了。

我们说过，殷郊小姐年轻时是个美人，这是我们镇上所有见过她的人的共识，哪怕我们年

轻一代见过的只是年老的、干枯的、皮肤松弛、脸上爬满皱纹的她，可依然能透过她深邃的眉骨、高挺的鼻梁、形状似花瓣的嘴唇，以及那双尽管染上混浊却仍黑亮的眸子，想象出她年轻时的风姿。多年潦倒的她看起来跟保养得宜的年老电影明星都不遑多让，殷郊小姐的确是个美人。而美人，尤其是美丽的女人，她们这一生，都注定被迫拥有丰富多彩的经历，只要她活着，有关她的传言就不会停歇。她死了，那些真真假假的美丽传说也不会消散，它们会在茶余饭后的间隙持续上演，成为人们的叹息、调侃、追寻、怀念……

殷郊小姐的故事自然也不会因为她锁上了门就完结，她那时犹是个妙龄女子，恰恰相反，她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去葬礼的路上，人们谈起接下来的情节，眼睛里不约而同放着光。

没过多久，卫生运动开展地轰轰烈烈，上面下派了专家组来镇上帮忙做卫生建设，其中有一个姓杨的医生，叫杨戩，现在在镇卫生所宣传墙上还能看到他的名字。杨医生年轻有为，温和帅气，在专家组一众老头中显得格外突出，他每次一宣讲，来的人最多，大家听得也聚精会神，还在会后缠着他问这问那记笔记。他在诊所值日坐诊的日子，会有年轻女孩排起长队等他问诊，有病没病都要和他搭两句话，杨医生也不恼，和和气气地叮嘱人家要如何注意卫生。

很快全镇上下都体检过一遍，房屋也都消了毒，只剩殷郊小姐家。她不来，杨医生便带着助手上门问诊，亲力亲为帮她把整栋房子每个角落都做好消毒，而后为她检查。杨医生是第一个打破她固执心房的人，因为自那以后他又多次进出殷郊小姐家。街坊邻居们见此偷偷议论杨医生是不是看上了殷郊小姐，他们年龄相仿，才貌也匹配……甚至有好事者传出一些不雅的话来。不少姑娘听说了以后心碎不已，可是风言风语没有让两个当事人因避嫌而减少接触。反而殷郊小姐竟难得的走出了家门，常去诊所找他，杨医生每见她来，都会放下正忙的事对她嘘寒问暖。有去看病的人碰见过他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杨医生教她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她在杨医生看病的时候帮忙打下手，做记录、抓药，她干得很高兴。她的字写得很好，我们旁边一位戴着老花镜的老太太点点头表达肯定。

于是镇上都在传他们在恋爱，有几个小姑娘为杨医生送去祝福，杨医生只是无奈地笑着否认说，我们只是朋友，不要乱说，这对殷小姐的名声不好。大家自然是不信的，一旁的病人纷纷起哄，哟，还这么体贴呢。当许多人以为不日就能喝到他们的喜酒时，也有人出来说，杨医生不会和殷郊结婚的，人家是昆仑医学院的高材生，是很多名医的高徒，前途无量，怎么会在这个小镇上成家立业呢？人家只是来这里历练，终究要回城里的。

果然，杨医生只待了半年多，便被调了回去，从此“杨戩”这个名字在镇上，便只出现在宣传栏和许多女子的回忆中。

“杨医生是一定喜欢过殷郊的”，一位老太太斩钉截铁道，她的年纪比殷郊小姐小一些，如今已经儿孙满堂，生活很幸福，她追忆起往事，眉眼含笑，带着一点窥破天机的狡黠与自豪，“他们未必谈过恋爱，但一定爱慕过，因为我那时候喜欢杨医生，我看杨医生的眼神和杨医生看殷郊是一样一样的。

谁知道呢？或许吧。是又怎么样呢？不过自从杨医生走后，殷郊小姐短暂有过的笑容消失了，她再次把自己封闭起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人们没有再看到她，只见到她家那个长工，定期揣一个值钱的物件，去换一些物资。

现在是冬天，今年冬天雪下的少，风也小，干巴巴的冷，人们说话间不断冒着白气。老人们说那个人来镇上的时候也是冬天，不过那年冬天好大的雪，雪大成灾，冻死了好几个人。

那个人叫崇应彪，好几个老人还清晰地记得他的名字。他是个工人，从大北边来的，长得高大威猛，透着邪痞的帅气，听说这人嘴贫爱说笑，大家爱与他玩闹，调侃他没个正形，他会变着花样怼回去。他来了没多久，全镇的人他都认识了，随便什么时候人们要是在什么地方听见呵呵大笑的声音，那一定是崇应彪在人群中心。他干活很是卖力，在我们镇那时候建的钢厂上班——现在这钢厂还没完全拆除，留了一座高炉在原址——他一个人能干

完三个人的活，恨不得自己一天烧一炉钢。

那是个雪夜，崇应彪下班回住处，经过殷家门口，正巧遇见那长工背着昏迷不醒的殷郊小姐往外走。雪很厚，长工走得急，一趔趄撞在他身上，他刚要骂骂咧咧，抬头借着积雪折射的星光瞥见殷郊小姐脸上通红，似乎发着高烧，二话不说把人从长工背上卸下来抱在怀里，踩着小腿肚子深的积雪，小跑去了诊所。那天晚上天寒地冻，值班大夫以为不会有人来了，早早熄了灯歇下，崇应彪把门窗敲得噼里啪啦响，被吵醒的大夫刚下地开了门，他就着急忙慌地冲进来，喊大夫救人。

也的确是因为这样，殷郊小姐才捡回一条命。她的房子年久失修，冬日里漏风，暖炉久未通，烧着也不热了，在这样的大雪天，很容易冻出风寒。殷郊小姐醒来以后，他也不管人愿不愿意，硬是亲自把她送回了家，在她家巡视一圈，第二天就拿着工具上门修理。

他这样鲁莽的行事方式惊掉了众人下巴，但的确行之有效。大家起初以为按殷郊小姐的性子会让长工把他打出来，没想到过后他们的关系竟越来越好了。在众人的匪夷所思中，殷郊小姐再次走出了家门。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总能看见殷郊小姐和崇应彪并肩走在大街上，她面上久违的笑容不仅恢复，并且不再奢侈。她会眉眼弯弯地看崇应彪扮鬼脸逗她笑，遇到认识的人竟也试着羞涩地打招呼。她那时快三十岁了，容貌和十年前一样靓丽，反而添了一点成熟与幸福的韵致。她长得高挑纤细，穿着她的旧旗袍，带着一点天然卷的浓密长发甩到后腰，走起路来乌黑的波浪翻涌，好像老电影里的旧上海女郎。

“哎呦，她那时候的模样，那样笑起来，比花儿都漂亮。”

“她人漂亮，头发漂亮，衣服也漂亮，化妆也好，我们都偷偷学她的眉型。”

“啊啊，我们那时候整不到眉笔，都是偷一块家里的木炭磨粉，一群小闺女围在一起互相画，画了个四不像，沾一手黑黢黢。”

“可不是嘛大姐，哈哈……”

老太太们追忆往昔，一时忘记了她们是前去为逝者哀悼的，她们如今过得很幸福，谈起过去的苦没有埋怨，反倒释然。

崇应彪昔时的工友说，那段时日他三句话不离“殷郊”两个字，干活更加卖力。一向固执的殷郊小姐居然主动向组织申请安排工作，去了学校当老师。每天下班，崇应彪都会来学校门口接她，他们手牵着手走在街上，崇应彪送她回家，然后才走向自己的住处。人们都认为这次一定成了，那些陈旧与阴郁逐渐从殷郊小姐身上褪散，整个人焕发着光芒，她就快要融入这个新时代了。人们都为她高兴，至少她终于找到了寄托。

可惜好景不长，崇应彪的家人来了信，告诉他未婚妻还在等他，催他尽快回去完婚，否则他父亲就要找来把他押回去。原来崇应彪是不满包办婚姻，逃婚到这里来的。解放没几年，虽然说着提倡自由恋爱，但真正敢违逆父母之命的没几个人。众人哗然，说这下黄了，崇应彪肯定得回老家，殷郊哪里能受得了，她真是可怜，崇应彪也真是的，明明有未婚妻还出来和别的女人勾搭。

第二天有人看见殷郊小姐去买了老鼠药，这消息迅速传开。

“可怜的殷郊，她是不是要自杀？”

“真是可怜，总是被男人抛弃，她自己又想不开。”

大家都以为她要自杀，纷纷感叹，心里却不约而同地觉得这是再好没有的事。因为殷郊小姐活着就像给自己找罪受，倒不如痛痛快快地解脱。

但殷郊小姐并没有自杀，崇应彪也没有回老家，他们仍旧在一起，光明正大地牵手走在大街上，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无视崇应彪老家一封又一封寄来的信和人们看他们逐渐由怪异到嫌恶的目光。崇应彪有时见到别人用那种眼神看他们，就恶狠狠地瞪回去，然后把殷郊小姐揽在怀里，捂着她的眼睛，接着走下去。

风言风语刮起来是很快的，人们开始指责崇应彪始乱终弃、负心汉、重婚……越说越不像话。骂殷郊小姐的话更狠，说她勾引有妇之夫，明明知道他有未婚妻还缠着，不要脸，臭婊子，长那样一张妖精的脸专门勾引男人，勾引了一个又一个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抛弃，肯定是年纪大了不新鲜了……又传她当年和姬家的老二怎么怎么样，和杨医生怎么怎么样，什么污言秽语都有。殷郊小姐一概不理，继续我行我素，有大娘看不下去，敲她家门语重心长地劝，那崇应彪是有婆娘的人，你放了他吧，你还年轻，还能再找一个……殷郊小姐听她说了两句就“啪”一下关了门。四十年过去，我们几乎还能想象到她当时冷傲、不屑的神情。

几天后人们看见她家的长工拿着一副银首饰去了当铺，出来以后去供销社置办了许多物品，有人隐约见到是红纸、红蜡烛什么的，像是要办喜事。

“老天爷，她居然要和崇应彪私自结婚！”

“真是不知廉耻！”

从那以后人们一连几天没有见到崇应彪，殷郊小姐也没有出现，又像从前一样把自己关在家里。这样诡异地静谧了好久，直到有人看见殷郊小姐站在二楼的阳台上，但是独自一个人，大家这才反应过来崇应彪彻底消失了。

“他一定是回老家结婚了，唉。”

人们对殷郊小姐的厌恶又逐渐转为怜悯同情，认为她太不幸了，怎么遇见的每一个男人都这么不可靠。

崇应彪的离开对殷郊小姐的打击特别严重，她好不容易捡起粘上的生活再次被打落，粉碎地更彻底。她不再工作，不再出门，曾经她面带笑容走在街上的那段日子仿佛只是一场梦。她又开始靠那些家底坐吃山空，人们常见到那长工出入当铺和供销社。大家都有事要忙，她那些风花雪月很快就被人们抛在脑后了。

然而日子一年一年过去，殷郊小姐也快拿不出家当了。起先人们看见长工当地都是首饰一类，后来就是衣服、摆件和一些笨重的东西。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殷郊小姐写了帖子，叫长工往镇上有女孩儿的人家，一家一家去发。

殷郊小姐说可以教女孩儿们弹古琴，或者别的什么，学费好说，上课地点就在她家里。

原来不食人间烟火的殷郊小姐也是会为一分钱发愁的人，人们听到消息第一时间是这个反应，他们很多都是从祖辈起就一直穷苦的人，高傲的殷郊小姐如今也一样要吃一吃日子的苦，他们感到些许欣慰。

有好奇的来打听，但是小镇上的居民哪里懂这样高雅的玩意儿，见都没见过，更买不起。殷郊小姐说不用买，她的母亲生前留下好几把上好的琴，可以免费给孩子们使用，她也可以教点书法绘画，还有针线活，学费随便给点就行，直接给米面也可以。

因此还真有几个家境稍宽裕些的送女孩儿来学了，倒不是贪图她教的什么，一是图她帮着看孩子；二是有些见识的人家对她这种“大家闺秀”有一种向往之情，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沾点“淑女”气息；三是女孩儿们羡慕她住的大房子，好奇里面有什么，自己闹着要来。

殷郊小姐弹古琴很好听，“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响儿”，一位在她那里学过的中年妇女说。

女孩儿们对学这种老古董并不感兴趣，但爱听她弹，或者说，爱看她弹。她弹琴的时候穿着那种旧式的衣裳，长发在脑后绾一个结，乌云般的发髻堆在耳边，夕阳透过破旧脏污的窗户射进昏暗的屋子，落在她长长的睫毛上。她这时候是平静的、温柔的，笼在她身上的光芒让她暂且褪下冷酷傲慢，当真像从古画里走出来的人一样——或许她本来就应该活在古画里，成为悬挂在墙壁上的一副神像。

“她那个屋子里，哎呦，是真阔气，摆件什么的都卖光了，剩下的家具全是好东西，那小紫檀桌，小茶几，我跟你讲别的地方你都见不着。”

那位妇女说起这个便有些引以为豪，兴高采烈地跟同行的人分享。

“就是她那屋里头老一股怪味儿。”

“老房子发霉吧。”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味儿，就有什么东西腐了，臭烘烘的，我家去跟我妈讲，我妈说可能是死老鼠。”

“那也难怪，那么大个房子，她也收拾不来，可不得老鼠一窝窝。”

殷郊小姐的古琴课开得似乎很不错，教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每个女孩儿离开的时候，她都会送给她们一方绣着她们名字的丝绸手帕，用的都是她家里压箱底的上好料子。

但殷郊小姐并没有靠这个安稳度过余生。

动荡的时候，卫兵们冲进她的房子一通打砸，她母亲留给她的几把琴，也全都被摔烂烧毁，把一楼搞得天翻地覆，还要冲进二楼她的卧室搜检。是那老长工端出当年战场厮杀的架势，拼了命才阻止他们上去。那时候殷郊小姐已经不年轻了，乌黑的长发也因常年不见阳光与自然衰老变成银灰色，但她依旧是那副阴郁、冷漠、高傲的模样，喧闹的骂声里，她无动于衷地坐在一旁，由着他们把她拉出去批斗游行。

动乱结束后，一切都在迅速发展，只有她还停在过去，把自己封闭在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拒绝一切福利和补助，靠做点针线活过活。老长工在他们荒废的院子重新垦了地种菜，勉强自给自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眼看着那老长工头发由花白变得灰白，背也佝偻了，唯一不变的是隔段时间提着篮子进出买东西。我们很难见到殷郊小姐，上一次已经是去年开春，她去买针线。银灰色的头发绾起来，有几缕垂散下来，干枯、暮气沉沉，就像她本人一样。她高挑但干瘦，像一根高粱杆儿，用料讲究但已经十分老旧的衣裳套在她身上，像支在衣架上。我们犹豫着是打招呼还是绕路走开，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在看我们，最后还是决定目送她走远。她就是这样度过了一代又一代——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那次她看上去虽然憔悴，但并没有病气，谁知道这样快，她就与世长辞了。在一栋尘埃遍地、阴森腐朽的老房子里得了病，她的身边只有一个老态龙钟、又聋又哑的男人，我们连她病了都不知道，只是突兀又匆忙的接到这个消息。

说着话就到了她家，一抬头，墙皮已经剥落得不堪入目，如今走到这栋房子下，感受到的不是气派，而是阴沉压抑。

现在殷郊小姐去世了，这丑房子终于可以拆掉了。

那老长工一身孝服，驼着背站在门口安静地接待我们，他好像一座停摆的钟，积满灰尘，时间在他这里永远停滞，他没有感觉，没有情绪，安分守己，看淡一切，仿佛使他变聋变哑的不是毒药，是过去半个世纪里所有镌刻着爱恨情仇的阴湿扭曲的秘密。



他做出手势把我们请进屋子，人们话音低沉，以好奇的目光迅速打探扫视着一切，这屋子破旧不堪，但从仅剩的家具来看，的确颇为讲究。在无人注意中，老长工随即不见了，他穿过屋子，走出后门，从此就不见踪影了。

殷郊小姐的遗体停在客厅的棺木里，所有人涌进来，观看覆盖着鲜花的殷郊小姐的尸体。百年老宅里第一次如此热闹，无数张嘴叽叽喳喳，震得连墙皮都在颤抖，仿佛回归了她父亲夙愿中殷家最鼎盛时期的荣耀。

她死在一楼的书房里，我们刚推门进去时被满屋的霉味和灰尘呛得差点退出来。书房的光线并不好，甚至有些昏暗，四周是破破烂烂空空荡荡的酸枝木书柜——这里在动乱时期已经被掠夺一空，正中摆着一张黄花梨的书桌，桌角一盏熄灭的煤油灯，中间零散着一沓信纸，纸张旁边是一只没盖笔盖的派克钢笔，我们走过去，最上面一张信纸上只有半个字和几道划痕，显然她是写这封信时突然去世的。她写信给谁呢？我们拿起那一沓信纸往下翻，除了方才的第一张纸，其余纸张都已经严重发黄，上面的墨迹几乎消退，看不清写的什么，只勉强在收信人的位置上看出对方是两个字的名字，第二个字似乎是“发”，而这些保存了不知几十年的信显然是没有发出去过的。

书房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们知道二楼她的卧室，四十年来没有人见到过，于是我们乌泱泱地上了楼，踩得一百多岁的木制楼梯嘎吱作响，我们顾不得扶手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灰，扶着它小心翼翼向上，一边害怕楼梯轰然倒塌，一边焦灼地期待着什么。

门猛烈地打开，震得满屋灰尘在凄惨的光线下肆意弥漫，又很快在冷空气中凝滞下来。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黄花梨木的梳妆台，妆台镜子上贴着褪色到泛白的“囍”字。旁边的木桌上，一排精细的陶瓷碗碟和两双银筷，碗碟里盛着腐朽成碳的食物。桌角的一对红烛燃烧得剩不到半截，两大摊烛泪粘在桌上，还有几滴坠到了地上，红烛边上是一只小巧的银酒杯，只是银子已经氧化发黑。

“啊——”一位女士突然发出一声尖叫，我们的视线往里看。

一个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门口立了好久，俯视着那具套在陈旧的新衣里腐朽到干涸的尸体，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经跟他躺着的缎面褥子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

有人大着胆子走进去打量桌子上的器皿，在那只酒杯里发现了砒霜的痕迹。我们呼吸一顿，纷纷看向男人的脸，中毒而死当是十分痛苦的，尽管他脸上的肉几乎腐烂殆尽，但我们依稀看得出来他的表情分明平静满足，嘴角是一抹定格在生命最后一瞬的僵硬微笑，仿佛他心甘情愿饮下毒药，成为困守在永恒静止的时间里爱的囚徒。

我们接着注意到旁边那只绣花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有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这时一股微弱的干燥发臭的气味钻进了鼻孔——原来是一根长长的、有些卷曲的银灰色头发。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